

# 双重凝视下母女形象的怪诞书写\*

## ——从《小团圆》中动物意象的符号意义说起

沈玲\*\*

### 目 录

1. 引言
2. 丑陋化自我形象建构：来自“母亲”的他者凝视
  - 1) 自我否定的形象认知
  - 2) 母女关系“共生幻想”的毁灭
3. 窥探与鄙视化形象建构：来自九莉的他者凝视
  - 1) 窥探者形象的母亲
  - 2) 滥情的母亲形象
  - 3) 母女间的争斗创伤
4. 结语

### 中文摘要

母女关系是人们阅读和研究张爱玲的《小团圆》时津津乐道的内容，但小说中非常引人注目的大量的动物意象的出现，至今学界却未有对其专门性研究的成果。论文结合Lacan的凝视理论与Iki Freud的“共生幻想”理论，以《小团圆》中的动物意象来审视其所隐喻的人物，凸显作者鲜明的情感倾向，并挖掘其中传递的作者对人类和人性睥睨不屑的讽刺态度，进一步揭示晚年张爱玲对母女形象的新思考。

**关键词：**张爱玲；《小团圆》；凝视；共生幻想；动物意象；母女关系

\* 本文得到徐州工程学院重点培育项目“百年台湾海洋文学的中国经验叙事研究”资助，资料搜集整理中得到厦门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陈晨帮助，特此致谢。

\*\* 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 1. 引言

张爱玲的《小团圆》通过一个家庭的兴衰，描绘了人性的复杂和世间的悲欢离合。由创作到修改再到搁置以至逝世后出版，《小团圆》前后历时三十多年，这部以作家生平为原型“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小说，一出版即在海内外华语界掀起轩然大波，并再度引发一波新的“张爱玲热”。就像陈子善所概括的那样，“海内海外、网上纸上、众声喧哗、热闹非凡，成为2009年中国文坛一件令人注目的大事”<sup>1)</sup>。

自《小团圆》问世以来，学界对其研究的角度呈现多样化特点，如意象、空间叙事方面的研究（林幸谦，2015<sup>2)</sup>；王萌，2014<sup>3)</sup>）；梦境、女性意识的解析（王晓雁，2010<sup>4)</sup>；颜浩，2016<sup>5)</sup>）；晚期创作风格的探讨（祝宇红，2013<sup>6)</sup>；萧纪薇/蒋洁维，2020<sup>7)</sup>）；但关注较多的还是人物形象方面的研究，而且除了极少的对父亲形象的研究外，较多集中在母女关系与人物形象方面。如张梅（2010<sup>8)</sup>）以生物学上的“共生”概念分析九莉母女间的关系，认为正是疏离紧张的母女关系才造成了九莉的自我分裂和冲突、对爱的呼唤与绝望；苏虹等（2011<sup>9)</sup>）突出了小说中的母亲形象较张爱玲其他文学作品中母

1) 陈子善，《小团圆对照记·序言》，上海：文汇出版社，2009年11月。

2) 林幸谦，《〈小团圆〉的“圣杯”意象与符号意义》，《南开学报》（4），南开大学，2015年7月。

3) 王萌，《张爱玲华文家族小说的叙事空间与叙事伦理》，《玉溪师范学院学报》（3），玉溪师范学院，2013年3月。

4) 王晓雁，《泪光中的追忆——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解读》，《辽东学院学报》（4），辽东学院，2010年8月。

5) 颜浩，《娜拉神话的颠覆与终结——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出走”主题》，《文艺研究》（3），中国艺术研究院，2016年3月。

6) 祝宇红，《论〈小团圆〉的文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0），中国现代文学馆，2013年10月。

7) 萧纪薇、蒋洁维，《待得团圆是几时？——张爱玲晚期风格与世界文学》，《济南大学学报》（1），济南大学，2020年1月。

8) 张梅，《〈小团圆〉：母女冲突下的“对照记”》，《山东社会科学》（11），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0年11月。

亲形象的“另类性”——旧家庭出走的新女性，并思考张爱玲自身的母女关系；许子东（2011a<sup>10</sup>）、（2011b<sup>11</sup>）主要聚焦于母女关系和两性关系，探究了文本中母女之间畸形变态的爱恨关系以及在“性”上无意识的竞争关系，这种母女关系潜在影响了九莉的两性关系建构，表达了作者的“审母情结”，同时认为小说中的恋爱一方面理智、现实地注重身体与物质等细节，另一方面又强调无目的的爱与非理性，并将《小团圆》与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进行互文研究；李法惠（2019<sup>12</sup>）则认为《小团圆》“解构了人们对传统母女关系的书写，把至纯至亲的母女关系写得疏离、冰冷、无情，可以说是母不慈子不孝”。

综上，《小团圆》母女形象研究的这些成果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不过在研究视角与研究内容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拓展空间，比如小说中非常具有怪诞色彩的动物意象就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小说里的动物意象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反映出人物命运的走向和情感表达，既代表了人物的个性特点，也隐喻着人物的命运和情感，而且其意义在文本中被不断强调和深化，凸显出一定的文化内涵。因此，本文即从小说文本的解读出发，结合Lacan的凝视理论与Iki Freud的“共生幻想”理论，以《小团圆》中的动物意象来审视其所隐喻的人物，凸显作者的鲜明情感倾向，揭示人性的复杂，传递作者对人类和人性睥睨不屑的讽刺态度，同时也进一步揭示晚年张爱玲对母女形象的新思考。

9) 苏虹、郑悦、赵欣若，《漂泊、畸形的孤独之魂——〈小团圆〉中的母亲形象》，《名作欣赏》（6），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2011年6月。

10) 许子东，《〈小团圆〉中的母女关系》，《新文学史料》（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2月。

11) 许子东，《张爱玲晚期小说中的男女关系》，《文学评论》（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2011年3月。

12) 李法惠，《〈小团圆〉中悖谬的母女关系解读》，《南都学刊》，南阳师范学院，2019年9月。

## 2. 丑陋化自我形象建构：来自“母亲”的他者凝视

西方文论中的“凝视”概念可以追溯到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Jacques·Lacan的“镜像理论”，它是一种有欲望的看，“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一种镜像关系<sup>13)</sup>。只有在他人的观照下，一个人才能获得自我身份的认同，也就是说，人的自我意识的确立、自我主体的确认除了自我因素外还要借助于他者（镜子以及身边他人）的帮助来实现。所以，就如福源泰平所言：“在这一过程中，自我的认同总是借助于他者，自我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被构建的，自我即他者。”<sup>14)</sup> 这是主体和他者之间的一种互动，既是他者看主体，也是主体注视他者。而在成长过程中，主体所受的主要外在影响“通常是与主体关系最为亲密的父母。”<sup>15)</sup>

对九莉而言，父母早年失和，父爱母爱缺失，但在父亲的暴打、继母的挑唆、母亲的多次出走中虽然无法得到来自父母的正常的镜面投射，但在想象中在情感上更向往聚少离多、现代、新潮、漂亮的母亲。就像拉康所认为的那样，孩子渴望能够满足母亲的全部欲望，能够成为母亲的一切。所以，在九莉的心里，母亲“是远古的偶像，是最耀眼的光芒”，母亲也自然成为九莉自我认识过程中的第一个“他者”，对九莉自我主体身份的建构产生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在母亲的带有压力性的凝视中九莉完成自我认同建构的同时，九莉也在凝视中型塑着母亲的形象，而且在母女间镜像关系的凝视里，总有动物出没。就像Andrew Groatly在《人类、动物与隐喻》一文中所言：“人是动物”<sup>16)</sup>，人与动物存在相似性，而“怪诞最突出的特征‘把人和非人的东西怪异的结合’起来”<sup>17)</sup>。

13) 廖炳惠，《关键词200》，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第114页。

14) 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王小峰、李濯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56页。

15) 曹慧慧，《浅论“他者”对埃米莉自我身份构建的影响》，见吴格非、徐剑主编《域外文学新拓》，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第1页。

16) A.格特力(Andrew Groatly)，《人类、动物与隐喻》，《国外社会科学》(1)，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2007年1月。

17) 凯泽尔(Keiser)，《美人和野兽：文学艺术中的怪诞》，曾忠禄等译，西安：华岳文

《小团圆》中出现的大量动物意象具有与人交融、互为指涉的隐喻关系，在母女间“互为他者”的相互凝视下，一些带有贬义色彩的动物纷纷登场，印证了母女共生幻想的毁灭而形成的怪诞母女关系。

### 1) 自我否定的形象认知

基于母亲“在场”与“不在场”的凝视，张爱玲写出了母亲对九莉自我身份认同的否定性建构及对九莉形象的丑陋化处理。

母亲曾多次审视浴室里九莉的身体，并与姑姑一同讨论她“瘦而高”的平板身材，认为九莉唯一可取之处就是“头圆”。母亲也曾坦言自己喜欢的女孩是“头发不用烫，梳的时候总往里卷，不那么毕直的就行了”，而九莉却不是。

应该说，来自母亲的他者凝视都是否定性的评判，这种丑陋化界定对九莉来说是致命的。可以说，也正是在母亲的他者凝视中，九莉感觉自己无论在行为还是身体、情感乃至与母亲的关系上都一无是处。她不惜自轻自贱，自喻为各式各样滑稽丑陋的动物，如“她这丑小鸭已经不小了，而且丑小鸭没这么高的，丑小鹭鸶就光是丑了”<sup>18)</sup>；“九莉的头发不听话，穿楚娣的旧蓝布大褂又太大，‘老鼠披荷叶’似的，自己知道不是她母亲心目中的清丽的少女”<sup>19)</sup>；“九莉这两天刚戴上眼镜，很不惯，觉得是驴马戴上了眼罩子”<sup>20)</sup>。不管是丑小鸭、丑小鹭鸶还是老鼠、驴、马等，揭示的都是在母亲凝视里九莉的自卑心理和自我嘲讽的意向。由丑小鸭到丑小鹭鸶的这段心理描写流露出九莉对自己身材高而板，身形笨拙，样貌丑陋的认知。其后九莉又形容穿蓝布大褂的自己像“老鼠披荷叶”，戴眼镜时则为“驴马戴上了眼罩子”，在“丑小鹭鸶”“老鼠”“驴马”等动物形象与人的自我形象互为指涉中，九莉完成了母亲眼中滑稽怪诞、失落与扭曲

艺出版社，1987年1月，第14页。

18)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第29页。

19)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第117页。

20)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第128页。

的自我形象建构。又如，蕊秋在招待客人时，九莉因发现少了把椅子就去拖一只沉重的沙发，蕊秋发现后大声吼道：“你这是干什么？猪！”，<sup>21)</sup>丝毫不顾及九莉的自尊心。一目了然，“猪”这一常见动物意象暗示着母亲眼中的九莉又笨又蠢。

我们看到，《小团圆》一开始就提到劳伦斯的短篇小说《上流美妇人》，主人公罗伯特见到母亲总感觉很僵的心理使九莉联想到了自己，类似丑小鸭、丑小鸭、老鼠、驴马之类都是少女时期九莉的自喻。一个花季少女在建立自我意识与主体认同阶段，将“丑”作为自我形象的认知，并在自我嘲讽与降格自我的过程中模糊自我认知，流露出的无疑是九莉内心极度的自卑与不自信。所以，当楚娣告诉她，绪哥哥曾经喜欢她时，不禁愕然，除了“高”之外，也就剩下“丑”了，绪哥哥会“喜欢她什么？难道是羡慕她高？从来没谁喜欢过她”<sup>22)</sup>。在外人眼中甚至是美的九莉为何对自己做出这种完全缺乏自信、否定的判断？其内心极度自卑的源头正是源于母亲的否定性凝视与丑陋化界定。

## 2) 母女关系“共生幻想”的毁灭

美国学者Rollo May在《人寻找自己》一书中指出：“人这种生物，不仅在漫长的童年时代出于自己的安全需要而依赖于父母，他同样也需要从这些早期关系中获得他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乃是他能够在生活中确定方位的基础。”<sup>23)</sup>因此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九莉的主体意识与自我形象的完形。或者从根本上说，其自我形象的认知即源于母女之间相互依赖又互为镜像的“共生幻想”。从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学角度看，九莉以劳伦斯的《上流美妇人》自比，已体现出其强烈的“俄狄浦斯情结”，即荷兰心理学家Iki Freud

21)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第119页。

22)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第140-141页。

23) 罗洛·梅(Rollo May)，《人寻找自己》，冯川、陈刚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第18页。

提出的母女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共生幻想。“共生”是两个生物的相互依赖，这一生物学概念用在心理学上表达的是两个个体之间相互抑制的依赖关系，尤其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寄生关系，常见为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寄生关系。”<sup>24)</sup>而在母女关系中，则体现为母女之间相互依赖互为镜像的“共生幻想”。

在校读书时，九莉总是翘首以盼蕊秋的到来，因为她自豪于母亲的时髦与美丽；母亲节，九莉给母亲买了一朵深粉红色的夏瓣芍药，尽管花枝已折，但蕊秋还是欣喜若狂。此外，我们还看到蕊秋一直鼓励九莉留学，为九莉完成自己的梦想而努力提供支持；九莉腿上被烫伤的泡扎破之后流出脏秽的脓液，蕊秋也丝毫不嫌弃。在这种二元排外的母女关系中，她们相互依赖，女儿对母亲的爱和母亲对女儿的关怀体现了母女之间的“共生幻想”。她们之间的镜像关系表现为蕊秋是九莉的窥探者、审视者，九莉的存在又不断修正、完善蕊秋的形象。

显而易见，九莉依恋母亲、非常渴望母亲的认同，所以在获得八百元奖学金后第一时间就想到要与母亲分享。在形成自我认识的过程中，母亲的评判、喜好、理想成为九莉的重要参考，于是在母亲的凝视下，九莉逐渐实现了自我的确认。只是由他者凝视到被看主体的确认，往往又经由动物意象的折射来完成。披荷叶的老鼠、戴眼罩的驴马等无不戏谑怪诞，它们的出现体现的正是九莉自我形象的失落与建构的扭曲。Lacan提出人的主体意识形成过程一是通过理想界的自我认同形成的是理想自我，而另一方面是象征界的他者认同形成的自我理想。<sup>25)</sup>后者是按照他者的眼光看待自己，他者认同的理想形象建构自我。对九莉而言，他者即母亲，而自己并非母亲心中的清丽少女，所以九莉自我理想的建立产生了失落感与自卑感，正是母亲的认同失落导致了九莉的自卑情结。

24) 伊基·弗洛伊德 (Iki Freud)，《厄勒克特拉vs俄狄浦斯：母女关系的悲剧》，蔺秀云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5月，第36页。

25) 拉康 (Lacan)，《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1月，第75页。

可以说，九莉自卑情结的背后实际上是对母女关系的思考，她一直渴望能达到母亲的期许，但母亲对她却有诸多不满，这种状态导致了九莉自我意识的建构走向了自讽自嘲的道路。不过从九莉精心描画蕊秋的画作中，还是能感受到她对母亲的爱。Iki Freud曾言，母亲和女儿像镜子一样，映照彼此。九莉就是通过镜子观察蕊秋的神情、模样，并以母亲为偶像来完形自我，在完形失败中最终实现自我主体的镜像认同。

### 3. 窥探与鄙视化形象建构：来自九莉的他者凝视

《传奇》时代，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是恶魔化的，比如曹七巧将长安拖入“吸大烟”的深渊，幻灭了长安的正常生活；曼桢的母亲贪恋金钱的一点温暖，将曼桢送入虎口，她们的共性都是冷且缺乏人伦温情。《小团圆》中的母亲却摆脱了《传奇》时代的冷漠成为具有人情味儿的母亲，她时髦靓丽，新派独立，思想保守又新潮，想女儿有所作为又担忧女儿因年纪大而嫁不出去，过度忌讳性贞洁而自己却又为男友堕胎，母亲的这种复杂性张爱玲也通过九莉的凝视表现出来。

#### 1) 窥探者形象的母亲

在九莉的凝视中，“纤瘦，尖脸，铅笔画的八字眉，眼睛像地平线上的太阳，射出的光芒是睫毛”<sup>26)</sup>的母亲曾是她孜孜以求渴望成为的完美偶像，通过对母亲的凝视，她试图完形符合母亲期待的自我，然终未能如愿，因此将《上流美妇人》中儿子面对母亲产生的窘迫心理自比为自己面对母亲时的尴尬与自惭形秽之感。随着年龄的增长，画中的母亲走出了画面，在九莉的凝视中，成

26)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第78页。



为了一个窥探者，一个滥情者。

蕊秋的窥伺者形象定性在九莉和之雍的恋爱关系中。在九莉想象的母亲凝视里，母亲失望、嘲讽于她的这一段恋情，她以怪诞化的“木雕鸟”来异化母亲的形象，并表达出对母亲关注的抗拒。

Sigmund Freud在探讨达芬奇的画作与童年关系时曾提到：“在古埃及的形象文字中，秃鹫的画像代表着母亲”<sup>27)</sup>，认为达芬奇梦中撞击其嘴唇的“鸟”就是母亲的化身。作为母亲象征的“鸟”在张爱玲小说里出现并非第一次，《茉莉香片》里那绣在“屏风上的鸟”即象征着被禁锢被束缚的女性，《小团圆》中的“木雕鸟”虽然有研究者认为是女主人公九莉的象征，<sup>28)</sup>但如果结合母女间疏离紧张的关系以及具体的语境，我们认为小说中的木雕鸟并不是九莉，恰恰是窥探者母亲的化身。

“木雕鸟”先后四次出现在九莉与之雍恋爱后。第一次隐约出现是在邵之雍到九莉家时，当时之雍总感觉门里有个人。九莉心想：“听他的语气仿佛有个女体附在门背后，连门都软化了。她不大喜欢这样想。”<sup>29)</sup>之雍感觉到门里似乎有女体存在，但还未出现实物，所以“木雕鸟”这一具象化的意象此时还未现身，但为后文埋下了伏笔。而“不喜欢这样想”则流露出九莉对其出现的抵触，就像九莉后来想：“也许他也觉得门头上有个什么东西在监视着他们”<sup>30)</sup>，也就是说，九莉有了“被监视”的感觉，而她非常反感于此。

第二次出现是在两人相拥时。“在沙发上拥抱着，门框上站着一只木雕的鸟。对掩着的黄褐色双扉与墙平齐，上面又没有门楣之类，怎么有空地可以站一只尺来高的鸟？”“雕刻得非常原始，也没加油漆，是远祖祀奉的偶像？它在看着她。她随时可以站起来走开。”<sup>31)</sup>“木雕鸟”在凝视着她，像母亲一样在窥

27)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达芬奇的童年回忆》，车文博主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第123页。

28) 郑悦、孙晓悦，《选择玉碎——从〈小团圆〉看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名作欣赏》(2)，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2010年1月。

29)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第153页。

30)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第157页。

31)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54页。

探她的生活。母亲曾经突入浴室打量其身体，唯恐其有所闪失，而现在自己却被用情不专的情场浪子玩弄于股掌之中，离母亲的期待越去越远。一句“她随时可以站起来走开”更是流露出九莉惧怕母亲嘲讽，想逃离母亲窥视，不想暴露自己恋爱生活的心理。

“木雕鸟”第三次出现是在九莉堕胎时幻想出的恐怖场景：“夜间她在浴室灯下看见抽水马桶里面的男胎，在她惊恐的眼睛里足有十寸长，毕直的欹立在白瓷壁上与水中，……凹处凝聚的鲜血勾划出它的轮廓来，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眼突出，抵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sup>32)</sup>想象的婴儿尸描写恐怖惊悚，死胎不仅变成了木雕鸟，而且还正用大且突出的环眼窥视着九莉。Iki Freud在《厄勒克特拉vs俄狄浦斯：母女关系的悲剧》一书中说到，本身没能较好地与母亲分离的孕妇会觉得子宫里的孩子是自己的母亲<sup>33)</sup>，而将臆想的母亲形象投射到子宫中的胎儿身上，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母女之间未能建立完整亲密的母女关系，九莉与蕊秋母女之间就存在这种缺失亲密情感的明显创伤，所以她将死胎（木雕鸟）转化为母亲形象的化身。

木雕鸟在小说中的最后一次出现是之雍提到前妻因为过于想念他而被狐狸精迷惑得病致死的故事时。九莉当时心想，他真相信这世界有狐狸精！突然觉得有万水千山隔在他们之间，令她心悸，“木雕的鸟仍旧站在门头上。”<sup>34)</sup>木雕鸟从未离开的安排，意指扮演窥探角色的母亲从未离开她的生活。一生都在寻求母亲认同暗中与母亲较劲的九莉，恋爱婚姻在之雍一美二美三美团圆的痴心妄想中宣告失败，她陷入了认同的焦虑中，因此极力抗拒母亲对她婚姻状态的观察与侵入。

冥冥之中，母亲的窥探是对她不幸婚恋生活的讽刺，是对她人生苦难的警醒。“木雕鸟”与母亲形象互为指涉而且反复出现，成为她与母亲争斗的见证。

32)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57页。

33) 伊基·弗洛伊德 (Iki Freud)，《厄勒克特拉vs俄狄浦斯：母女关系的悲剧》，蔺秀云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6月，第124页。

34)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第164页。

## 2) 滥情的母亲形象

虽然对女儿一再强调贞洁，而自己却中外恋情不断，蕊秋总“要人喜欢她”。在九莉的视听里母亲的恋人们有毕大使、英国商人劳以德、海边的英国军官、离婚欲嫁不成的简伟、英国教员马寿、漂亮的菲力等等。在凝视中，九莉仍然以动物意象对母亲的恋人们进行异化与怪诞化处理，并通过负面修辞意义的动物隐喻，宣泄出自己对母亲爱情的否定，对母亲恋人们的鄙视。

比如九莉以硬冷没有温情的青灰色蟹壳形容蕊秋的暧昧男友毕大使的脸：“他六七十岁的人了，……蟹壳脸，脸上没有笑容”<sup>35)</sup>，“蟹壳脸”强化的正是九莉内心的冰冷感与疏离感；而“水里突然涌起一个人来，映在那青灰色黄昏的海面上，一瞥间清晰异常，崛起半截身子像匹白马，一撮黑头发黏贴在眉心，有些白马额前拖着一撮黑鬃毛，有秽褻感，也许因为使人联想到阴毛”<sup>36)</sup>描写的是母亲年轻的男友英国人劳以德。九莉以白马将人身体动物化，由头发联想到“有秽褻感”的阴毛，皆源自九莉对母亲与其恋人性爱关系的幻想，而这种性爱行为在九莉是无法接受的，所以这份想象的凝视暴露出九莉对母亲恋人的鄙视之情。

巴赫金认为“怪诞永远都是一种讽刺”<sup>37)</sup>，张爱玲运用负面修辞义的动物隐喻母亲恋人们的肖像及其行为，制造的不仅是一系列的滑稽怪诞感，更重要的是折射出九莉对他们鄙视、厌恶、讥讽的情感态度以及九莉对母亲爱情的反感。

从囚禁自己的父亲家中逃离，九莉急欲奔赴母亲处寻找爱的依靠精神的港湾。母女的“共生幻想”发生了情感效应，但母亲却是从未停驻的船舶，总是浪漫地奔波于天南海北，不断谱写着与异国男子的恋爱史，与九莉只能是聚少离多。在九莉看来，这些与母亲有过恋爱经历的男子无疑剥夺了自己被爱的时间

35)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第32页。

36)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第37页。

37) 巴赫金 (M.Bakhtin)，《拉伯雷研究》，李兆林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第355页。

与空间，因此先入为主地对母亲的恋人存有认知与情感的偏见，而这种偏见实源于其爱母又恐失去其爱的恐惧。所以，对母亲恋人的异化实质上是一场针对母亲的“争夺战”，表现出她对母亲的爱欲与占有欲。Iki Freud指出，女儿会因为母亲未能充分照顾她们，而产生遭到母亲背叛的感受。<sup>38)</sup>这种遭到背叛的感觉让九莉将这些抢夺母亲的男子异化甚至动物化，并在怪诞化中宣泄自己的嫉恨与痛苦。对母亲恋人滑稽讽刺的叙述背后，隐含的是九莉对蕊秋深爱却爱而不得的心理创伤。

### 3) 母女间的争斗创伤

拉卡普拉曾提出，“创伤性就是幽灵性或幻象性，创伤的主体静止不动，无法走出创伤留下的挥之不去的结果，而只能以有害的、重沓的方式体验着分离的幽灵。”<sup>39)</sup>在《小团圆》中，九莉无法走出与母亲之间的“情感创伤”，因此只能不断幻想作为精神创伤实体——“木雕鸟”的反复出现，它像幽灵，总在九莉遭遇身心重创时出现、窥探。也“正如拉卡普拉说，创伤以一个纠结不散的鬼怪或是频露痕迹的幽灵形式出现，是因为过去的某些东西永远留在那里。”<sup>40)</sup>而“过去的某些东西”便是“木雕鸟”这一创伤实体出现的源头，即原生家庭给予九莉的创伤记忆：母女间的齟齬关系与争斗创伤。

九莉与母亲之间隔阂与齟齬的关系在小说中一再言及。母女间存在明显的沟通障碍与情感隔阂。如九莉获安竹斯教授资助八百元，母亲却怀疑她钱来路不正，并很快在牌桌上一夜输得精光，从此九莉关上了母女间的“那扇门”，终

38) 伊基·佛洛伊德 (Iki Freud)，《厄勒克特拉vs俄狄浦斯：母女关系的悲剧》，蔺秀云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6月，第38页。

39) 朱利安·沃尔弗雷斯 (Julian wolfreys)，《创伤及证词批评：见证、记忆和责任》，载《21世纪批评述介》，沃尔弗雷斯编，张琼、张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178页。

40) 朱利安·沃尔弗雷斯 (Julian wolfreys)，《创伤及证词批评：见证、记忆和责任》，第178页。

结了母女间的情谊。成年之后，九莉更是把还母亲钱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仿佛成年之后与母亲的牵系只有冰冷的金钱，而没有温暖的亲情。

再如，九莉与蕊秋牵手过马路时的一段心理描写：（蕊秋）忽然来了一个空隙，正要走，又踌躇了一下，仿佛觉得有牵着她手的必要，一咬牙，方才抓住她的手，抓的太紧了点，九莉没想到她手指这么瘦，像一把细竹管横七竖八夹在自己手上，心里也很乱。……这是她这次回来唯一的一次形体上的接触。显然她也有点恶心。<sup>41)</sup>手指像细、冷、硬的“细竹管”，一方面“细”表现出蕊秋的瘦弱，九莉的讶异说明她对母亲缺乏了解。而“第一次形体上的接触”则告诉我们母女间缺少亲密接触，双方的了解沟通极度匮乏。另一方面“冷”“硬”的生理质感和“横七竖八”横亘在手指间的感觉，造成九莉身心的极度不适。将人的手指异化、陌生化，物化成无生命的个体，也带来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与陌生感。所以，无论是蕊秋“一咬牙”的动作，还是九莉心理和生理恶心感的感受，都切实反映出母女之间情感关系的淡漠与疏离。

情感的疏离甚至导致母女间的斗争，两人都意图成为“母女战争”的胜者。蕊秋总是批评九莉否定九莉，甚至因嫉妒范斯坦医生喜欢九莉，在九莉生病时就狠毒言语：“反正你活着就是害人！像你这样只能让你自生自灭。”<sup>42)</sup>在恋爱婚姻生活等方面九莉自知无法与母亲一争高下，便以怪诞化的动物形象丑化母亲。当蕊秋对她愤愤不平控诉楚娣对自己财产的侵犯时，九莉以“说时猛一探脖子，像只翠鸟伸长了蛇一样的颈项，向空中啄一下”<sup>43)</sup>的形态描写，强调了蕊秋的咄咄逼人和攻击性，隐喻其面目狰狞滑稽，深具恐怖怪诞的意味。当看到蕊秋容颜日渐衰老，而自己尚且年轻娇嫩时，也不禁暗喜：“时间是站在她这边的。胜之不武。”<sup>44)</sup>在母女间不断争斗中，两人互相撕扯着内心的温情与情爱，乃至母亲去世，九莉也狠心未赴国外为她送终。

这种反复不停的争斗创伤一直压抑在九莉的潜意识中，正如Sigmund

41)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第80页。

42)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第130页。

43)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第124页。

44)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第253页。

Freud所言，正是那些隐秘的、熟悉的潜意识的记忆令人感到神秘、恐怖，而这些东西受到压抑，最后显现出来。<sup>45)</sup>对九莉而言，被压抑的熟悉的记忆就是母女间关系的龃龉和争斗创伤，创伤最终迸发，成为萦绕在她心灵上的幽灵，一生难以排遣。而“木雕鸟”的反复出现也印证了弗洛伊德提出的“强迫性重复”，即人在经历了一件痛苦的事情后，就会在以后的生活中不自觉地制造类似的情境，以致不断地体验同样的痛苦，最终不断地在痛苦中将情感宣泄与升华。在创伤的反复体验中，九莉的压抑也得以一次次宣泄。

在Iki Freud看来，母女之间的争斗创伤甚至可以代际传递。母女之间的联结既促进了情绪健康在代际之间的传递，也促使疾病和问题在代际间传递。每个女人都通过自己的小女儿在想象中重新体验自己和母亲的关系，这样和母亲的关系就得以再现。<sup>46)</sup>也就是说，九莉与蕊秋的创伤问题会重现在自己与孩子的身上。因此才有最后：“她（九莉）从来不想要孩子，也许一部分原因也是觉得她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sup>47)</sup>母女间的争斗创伤同样会传递给下一代，也就是孩子会找九莉复仇，相互争斗，生生不息，木雕鸟成为一种指代心理创伤的主体性范式解码。因此堕掉胎儿，是为阻止这场创伤的代际传递。

正如小说所写的那样，这一辈子只有蕊秋和之雍让九莉受过罪。木雕鸟不会消失，监视、窥探、创伤依旧存在。既然爱无法消失，那伤痛亦不会消遁。运用动物意象隐喻自我、母亲和母亲恋人，在怪诞滑稽的人物形象机制背后是对母女关系的思考。某种意义上，张爱玲在小说中探索的就是母女之间的“爱恨情仇”，即母女相爱相依的“共生幻想”与相恨相杀的“争斗创伤”。

白先勇说张爱玲“似乎要在小说中吐尽这辈子所受的苦难与怨恨”。<sup>48)</sup>这种

45) 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论文学与艺术》，常宏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3月，第294页。

46) 伊基·佛洛伊德 (Iki Freud), 《厄勒克特拉vs俄狄浦斯：母女关系的悲剧》，蔺秀云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6月，第94页。

47) 张爱玲, 《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第283页。

48) 汤拥华, 《无法到底的苍凉：张爱玲独创性问题研究》，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第213页。

“怨恨”包含着对母亲爱而不得的苦痛、被忽略的背叛感，被压抑的苦痛创伤在类似一个精神病患者呓呓自语的文字中得以宣泄。同时，小说也是九莉对自我内心最严酷、可怕的叩问。可以说，在这部以自我为原型的小小说中，张爱玲对母亲的怨恨倾吐是对病态母女关系的思考，对自我的严厉抨击，对自我创伤的疗救。

#### 4. 结语

在《传奇》时期的创作中，张爱玲的动物隐喻多指涉主人公凋残哀凄的宿命。如《金锁记》里将曹七巧喻为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茉莉香片》中形容冯碧落为绣在屏风上的鸟。到了《小团圆》，动物隐喻以其怪诞性滑稽性达到了顶峰，这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生涯中前所未有，后所未见。也许这是张爱玲探索人性的一种手段，因为较人类而言，动物野蛮，所以动物性一般被视为兽性，而只有摆脱兽性才能建立人性。正如巴塔耶所言，当排斥、否定兽性之后，人性才得以确立起来。<sup>49)</sup>

但人性仍残存兽性的一面，正如《小团圆》中提及的威尔斯的《摩罗博士的岛》所要表达的主旨那样：即使曾经过现代文明的驯化成为人类，其野蛮贪婪的兽性仍旧会在未来的某一点爆发，从而退化成兽。现今的人类由兽演化而来，将来或是现在会不会退化为兽？这一思考正暴露了张爱玲对人性的极度不信任，因为，她一直认为：“人总是脏的；沾着人就沾着脏。”<sup>50)</sup>她具有原罪意识，认为人生来就存在罪过与缺陷。现代文明进一步将人异化，暴露出人性的

49) 汪民安编，《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乔治·巴塔耶文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第4页。

50) 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第55页。

自私、殘酷、冷漠的阴暗面。这份自私、殘酷、冷漠哪怕在最为人称道的母女关系上也暴露无遗。与《传奇》时期母女关系的书写相较,《小团圆》中的母偶尔会流露出那么点点对女儿关切的温情,女也有过竭力讨好于母亲想获得母亲认同的努力,但都无奈消散在母亲对女儿的习惯性否定和女儿对母亲防御的心里间隔中,所以始终无法呈现母女关系的和谐。Lacan认为,“存在正是依据这种缺乏而开始存在的”,<sup>51)</sup>母爱的匮乏令张爱玲深陷在母女关系的苦网中,从青年到暮年,一直无法实现和解。《小团圆》中的母女通过双重凝视,暴露彼此的人性弱点,并通过人的异化展现了小说中人物心理的扭曲与精神困境,从而隐喻出小说中没有前途,没有目标的人生是“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

---

51) 黄作,《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219页。



## 参考文献

### 著作：

- 陈子善,《小团圆对照记》,上海: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
- 巴赫金(M.Bakhtin),《拉伯雷研究》,李兆林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论文学与艺术》,常宏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
-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达芬奇的童年回忆》,车文博主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
- 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王小峰、李濯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 凯泽尔(Keiser),《美人和野兽:文学艺术中的怪诞》,曾忠禄等译,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 拉康(Lacan),《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 廖炳惠,《关键词200》,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 罗洛·梅(Rollo May),《人寻找自己》,冯川、陈刚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汤拥华,《无法到底的苍凉:张爱玲独创性问题研究》,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 汪民安编,《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乔治·巴塔耶文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吴格非、徐剑主编,《域外文学新拓》,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 伊基·弗洛伊德(Ikig Freud),《厄勒克特拉vs俄狄浦斯:母女关系的悲剧》,蔺秀云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
-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 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 期刊论文：

- 安德鲁·格特力 (Andrew Groatly), 《人类、动物与隐喻》, 《国外社会科学》第1期, 2007年。
- 林幸谦, 《〈小团圆〉的“圣杯”意象与符号意义》, 《南开学报》第4期, 2015年。
- 李法惠, 《〈小团圆〉中悖谬的母女关系解读》, 《南都学刊》第5期, 2019年。
- 苏虹、郑悦、赵欣若, 《漂泊、畸形的孤独之魂——〈小团圆〉中的母亲形象》, 《名作欣赏》第6期, 2011年。
- 王萌, 《张爱玲华文家族小说的叙事空间与叙事伦理》,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 2013年。
- 王晓雁, 《泪光中的追忆——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解读》, 《辽东学院学报》第4期, 2010年。
- 萧纪薇、蒋洁维, 《待得团圆是几时?——张爱玲晚期风格与世界文学》, 《济南大学学报》第1期, 2020年。
- 许子东, 《〈小团圆〉中的母女关系》, 《新文学史料》第1期, 2011年。
- 许子东, 《张爱玲晚期小说中的男女关系》, 《文学评论》第2期, 2011年。
- 颜浩, 《娜拉神话的颠覆与终结——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出走”主题》, 《文艺研究》第3期, 2016年。
- 张梅, 《〈小团圆〉：母女冲突下的“对照记”》, 《山东社会科学》第11期,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0年。
- 郑悦、孙晓悦, 《选择玉碎——从〈小团圆〉看张爱玲的女性意识》第2期, 《名作欣赏》, 2010年。
- 祝宇红, 《论〈小团圆〉的文体》,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0期, 中国现代文学馆, 2013年。

## Abstract

The absurd depiction on the mother and daughter image under double gaze

— Based on the symbol meaning on animal imagery in *Little Reunion*

Shen Ling

In the study of the autobiographical novel *Little Reunions*, people always pay attention to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However, for the appearance of the large number of dramatic animal images in the novel, there is not yet any targeted results on this specific fiel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his article will combine the text of *Little Reunions* with Jacques Lacan's "Gaze Theory" and Sigmund Freud's "Symbiotic Fantasy" Theory to examine the characters under the metaphorical of animal imagery. This article will also explore the author's ironic disdain for human nature and humanity and further reveal Eileen Chang's new thinking on the image of mother and daughter in her later years.

**Key words :** Eileen Chang, *Little Reunions*, Gaze theory, Symbiotic Fantasy, Animal Image

투 고 일 : 2023. 10. 10. / 심 사 일 : 2023. 10. 15. ~ 2023. 11.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3. 11. 20.

